

三
國
志

一
六



三國志目錄下

晉平陽侯相陳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二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壽撰

國書

三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微

燮弟壹

繇弟匡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資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亮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黃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奭

卷第十二

虞翻

子記

忠

陸績

子宏 歡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卷第十六

潘潛

陸凱

第胤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惔

趙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髡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下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傳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

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

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拍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

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
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
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
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
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
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
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
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

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

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

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

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

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括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

還營十數日則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

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

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計

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雋外甚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

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父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

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
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
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
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
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
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
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
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

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

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

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

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

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

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

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之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

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

案王氏譜敵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吳錄曰敵先與

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敵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敵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敵敵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敵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敵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敵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敵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

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

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

咨遂

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詎堅酒酣長

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

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
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
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

肯見堅堅欲進兵思有後患乃詎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次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即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

到魯陽與表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
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
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
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

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

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

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衝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輦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爲

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

憤乃脫憤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
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憤冠冢閒燒柱
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
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
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
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
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
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
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

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
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䟽子弟任刺史郡守
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
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

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傷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

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
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
兒果斷蔡圍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
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
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
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
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
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
得父卓曰然但殺二袁劉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

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
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
軍驚恠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
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
載記曰表術將潛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
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

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摠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訖引軍還任魯陽并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戰

訖引軍還任魯陽

并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戰

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表術所攻初平三年術使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

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

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

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兄

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列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孫策傳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

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

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

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

都魏書曰策當嗣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

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

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

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

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
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
黃祖所害策雖暗維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
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爲朝廷外藩君
以爲何如絃荅曰旣素空劣方居棄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
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
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勲
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
令慷慨感其志言乃荅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
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
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
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
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
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
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
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
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楊太守
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
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

見術術以堅餘
兵千餘入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
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
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
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
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
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
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
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

得康廬江具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
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
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尚在丹楊策從兄賁又爲丹楊都尉
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千糜
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
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
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術表策

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
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
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
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卽閣糧穀戰具是歲興
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
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禮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
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千糜等復合衆襲
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
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
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
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
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備高壘繕治守備策以
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
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爲人美姿顏好

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

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

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策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

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彼

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集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泉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抗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

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

吳景為丹楊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

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

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

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表術僭號策

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

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承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息休北幽劉繇波力江蘇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募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王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覓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

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
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
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異五也
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輓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
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
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
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弦捨而不爲
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
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
家之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
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
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
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
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
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
不處八也出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
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
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
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

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

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誦奉戊辰詔書曰

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歟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表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鳴梟之性遂其無道脩台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效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勸是與故使龍授承襲前品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勗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賊與丹楊宣城涇陵陽始安昭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入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

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特邊陲陛下廣
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所不克堪
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表術所呈表以臣
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
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
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
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
罪庶必獻捷以報所受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
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
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
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
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
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

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
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
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旣行策

輕軍晨夜龍裝拔廬江勦衆盡降勦獨與麾下數

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

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倚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勦於皖城勦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勦具說形狀使勦來襲取之勦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勦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勦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勦白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勦妻子上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勦勦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勦策復就攻大破勦勦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勦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
並來趙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
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
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
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擐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
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
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
爛鋒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復其妻息男女
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二萬餘口船
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
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特
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

時表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
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劍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

弟匡又為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

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

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通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眼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

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
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
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
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人入見策母
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
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體
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
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發漢家法律常
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
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
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之死而云尸解焉復
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
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
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
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
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
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授孫貴
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
相讓辭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

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
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
早所在燭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
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干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
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
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
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
間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
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
江表傳搜神記干吉
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

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

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
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
破之尋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
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

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侯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閒欲爲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荅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頗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表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表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詠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垂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

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也官渡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其請張昭等謂

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

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

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其夜卒○搜神記曰策既殺干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

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
而非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

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
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
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
杜塞有忠壯之列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
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墮身致敗且割
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

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

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
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情本
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

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
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
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
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從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
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
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
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
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
之論不逞杜覲觐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
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
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吳主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七

孫權傳

孫權字仲謀兄策旣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

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

隨從性度弘助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哥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

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哥偉骨體不怕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
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

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

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曰子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

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意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

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

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

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

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塞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

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

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

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

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

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
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
女或丸土而吞之遂屠其城
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
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
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

翊

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
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

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
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公仁
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街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
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斬曰自桓靈

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舌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節焉陳荆州直井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

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

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

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歛音攝分歛爲

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

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
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
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
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曹
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
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
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
君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
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
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
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其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

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

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

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
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
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
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
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
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
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巴陵以禦關羽權任陸
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

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
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
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
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
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
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
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
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
紫鬃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

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
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徽丈
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
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
以謹直爲親近監性忠果
亮烈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
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

陵亭

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

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

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
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
己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
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
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
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
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
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
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
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道走兵皆解散尚十餘

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惲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還南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不代為丞相魏

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

南陽陰鄼筑陽

筑音遂

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

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

劉備稱帝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

有潛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

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

下雉尋陽陽新紫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

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

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

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

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

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

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

君親孰與危辱宜深鑒言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
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
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
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
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
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
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

禹貢曰
施潛既

道注曰水自江
出為施漢為潛

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吏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

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
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
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
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
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
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
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于外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
爲德是用錫君鉅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
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江表

傳曰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民夫以匹夫之志備義不辱況列國之君參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矣且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是歲劉備帥軍來

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

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

其略也

吳書曰太口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至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朝咨曰吳

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

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他何難之有

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呂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比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

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

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内外

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

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
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
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
劉曄數為賊設數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
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
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
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厲將士則天下可圖

立彗為王太

子

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
角瑇瑁孔雀翡翠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

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
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
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
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持主為命
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
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
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

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
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
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

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裘明

光錚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

曰老虜邊窰越險深入曠日持父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

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

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

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

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鄩無所

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

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

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

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
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
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
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
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
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
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國語曰埋之埋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
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

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
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
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
使進議者恠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

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
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
之緒少蒙翼卵煦伏之恩長含鵠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罪惡
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
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
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重挑傳先
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
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
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
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

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
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
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徂伏
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他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
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爲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
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
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
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
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
其十五條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
文多不載

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
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
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

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
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

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

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龍翼羽并得周其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戍魏王曰昔討

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懷懷用未果

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

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愍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

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

懼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

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懷懷重垂含覆又曰先
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
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
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
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
得此間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
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
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
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
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
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衮為子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
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衮
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
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
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
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
邪遂流涕密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
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白道
路開通不吝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
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閭分信不昭中間

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
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
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
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頌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
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
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
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矣氏雖中閒自棄常奉戰在心
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
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
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
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
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
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
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
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
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
也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華僞竟無權
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旣章權罪周亦見踈遠終身不用

權

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

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
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十人將
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
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
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開
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
飲之備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
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
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
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翼顧權
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
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
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
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貴不荷戈執

爰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其愍而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

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

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

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

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

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

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旂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失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

孫權

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
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
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
鄧芝來聘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荅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
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

未可圖也乃還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

楨衣以葦帶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散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譽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

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常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乎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吳書曰以尚書不見書
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朝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捷為太

孫權

守置官屬頃之遷大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

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

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十餘萬旌旗

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彼壽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

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

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

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
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
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
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
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
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
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
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今後誅不
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

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謹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

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
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
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技刀向
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
還權曰呵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
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解逆巔危柰社稷何是以利
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
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
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

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

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舟

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止尊號夏四月

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

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

祿作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不遂奪神器器丕子叡繼

世作匪淫名亂制權主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

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

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

微嘉瑞

前前後後雖皆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

謹擇元日

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

祿終天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

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
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
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聞
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駕
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
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充異并涼屬蜀其司州
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
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
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

茲回偷取天位而觀之歷年不凶蹟阻兵盜土
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
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
復誰在夫討惡剪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戾伐
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
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
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
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

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畝加書副
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棗謀司慎司盟羣臣羣
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勑力一心
同討魏賊救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
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
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
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
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
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

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
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
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
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
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
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
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
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
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潛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

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

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

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作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末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郤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黷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

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
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雒呼
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
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雒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
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蒼神祇下
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勗力共定海
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
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
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
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

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
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
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
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
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慝作
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埋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
日亂有其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
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剪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
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
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
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
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
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

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挾輔之勞
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
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
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
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
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
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豕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
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
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綬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
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
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
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躬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
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人迴面莫不影附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
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
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
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
千君忠勤有劬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鉅
鬯一卣珪璫副焉欽哉敬茲訓典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

黃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爲權復諫

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遠衆信淵意了非有

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莫爲無道淵果斬

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表

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當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

就令顛沛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

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

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

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曰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

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

戶二百兼重司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

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

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

國報取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
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
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
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
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
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異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
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
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菓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
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
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阜
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
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
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物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
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王簿竿洛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
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
宏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
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

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

求易珠璣翡翠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

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

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于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子璽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

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甘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騏驎見有司奏言騏驎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

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
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
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
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
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
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
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
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
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
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

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賢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

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
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
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
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
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
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
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
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
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
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

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

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

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

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曰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詣胄權大怒乃曰胄墨濡潛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

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

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樵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振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

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
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
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
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柵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
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云宜雖荆
楊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
龍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拍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
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
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互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
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東勝逐
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
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
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

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

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

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

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

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

南鍾離長而爲王陵所失叛歸吳吳以爲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討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

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
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冊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
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

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曰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

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卑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

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

葛誕誕以步騎二萬迎壹於高山權出徐中遂至高山督軍以待之誕覺而退

二月權適南宮

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江表傳載權詔曰建

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賊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

江表傳載權詔

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

三月

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

白虎仁

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

孫權

行累善脩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
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
卿百司其勉脩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

銜鵲隨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

以祭

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
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
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
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

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
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
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
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列陸凱往拒之皆
引還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或百里或五十三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
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

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

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

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周旋民間

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

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齊輔國將軍羅陽王
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
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
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謹
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爲設符命求
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

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

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

吳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

將軍恪拜爲太子太傳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

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
奮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二月
大赦改元爲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
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

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傳子曰孫策爲人明果獨斷
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

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關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
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
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受職
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
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性多嫌

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

行胤嗣廢斃

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

豈所謂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

由此也

臣松之以爲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爲北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爲世適終至滅

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

孫亮傳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幼，故尤留意婢。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

恪為帝太傅省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
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完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
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
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
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
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
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
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
十年詔徙武昌宮材

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 吳錄云諸
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
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
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
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
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
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
冬十一月星孛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
社柳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
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

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龍臺壽春軍及東
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皋欽詣峻降淮南
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
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
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
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龍安豐
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
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
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
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

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

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

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

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

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

白犯南斗據欽次尋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

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

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

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緄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惲謀殺緄事覺緄殺惲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

第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

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雅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刀玄張郃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郃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旣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

五月魏征

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覲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龍襄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絀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絀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絀大怒九月朔已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絀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

赦十一月全緒子緯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
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
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
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
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
軍劉承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
攻殺承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
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傳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
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
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
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
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
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
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
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
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
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爾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爾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絃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二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
通義其以大將軍繇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
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
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
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
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
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
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

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望往往
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
權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
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

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足晉咸康中其宅止枯樹猶在

己丑封

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盛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

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

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絀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劾而不違
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
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
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
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
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
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
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
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

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
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
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
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
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
卿升殿詔武士縛緄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
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惲爲都
亭侯給兵三百人惲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
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
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

三十五
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業古
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
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
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
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
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
武脩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瞻必
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

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
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
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
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
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
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
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
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
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
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

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鵠殺之至晉太康中

吳故少府丹楊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

都置建平郡

吳曆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

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

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

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

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

后朱氏戊子立子璽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以相

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

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
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震震
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箇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震震音
如兕觥之觥字弄弄音如玄礦首之礦次子名鉅鉅音如草
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薏薏音如褻衣下寬
大之褻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
既不相配又字但一無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
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
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遠明誥於前脩垂
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
言於是乎微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
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
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
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

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韋曜冲素
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
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
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
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
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
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
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
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

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其不取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寶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

言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
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

豬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
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
興等反殺太守孫詣詣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
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
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
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
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
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
殺孫資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
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

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
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
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
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徽得
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
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

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

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

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僕陽興入令子

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羣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

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開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傳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
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
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
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
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
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
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
以皓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
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
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
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
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
丈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竈爲豫章
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糾出宮
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皓
旣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
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
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
密避丁密改名
牧丁密避牧
改名爲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

吐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

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又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

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燾無外僕備位宰輔

屬當國重唯華垂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固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

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

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汎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櫓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

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

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策甲思與南邦共全百

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

高致也覆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裕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公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

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

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為中書郎孫峻

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

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儼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儼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戎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

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

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

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
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
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
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
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
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
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

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

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時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

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
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
祜尚書何植並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

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
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
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
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
形勢方彊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
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
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
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

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

常侍萬彊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

聚衆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

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

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

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爲徙上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楊爲吳興

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

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諸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

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
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

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

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

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

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

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

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

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趾爲晉將毛晃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

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

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刀

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然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

歲汜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

刺史受其罪。繆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牛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繆等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繆犍為人，吳建寧人。繆等城中食盡，死之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繆見皆囚之。孫皓使送繆下都，繆至，人口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吳與吳軍戰，殺前部督脩則、陶璜等，以吳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吳，吳亦不為。璜等怒，面縛吳，詰之曰：「晉兵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吳酒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吳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

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

昌督范曄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歸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蔭，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驍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

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鮮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鮮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變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母嘗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皇

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

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

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

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

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街之後因會以毒酒飲

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隨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

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

本孫權給使也後出領吏定汝南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羅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勣女不許定挾忿潛助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大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大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朗潛宛陵令賀惠惠弟也遣使者徐粲討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妻或

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
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
歲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戾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

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

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會稽郡民家傳曰郭誕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

被收惶遽無以自明時進曰時今自在時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時辭時怒猶盛時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時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僻類位極朝右不能替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時以導嚆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

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
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
貨實由於時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
收時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時亡時年
四十皓嘉時節義

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

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
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
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
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
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
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

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

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

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詠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

又尚書熊睦見詠酷虐微有所諫秋八月京下督孫楷

睦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

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有祠堂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

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睦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

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詠以朱書石作二十

字還以啓睦睦大喜曰長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

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應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

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

民初騶子張儉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

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儉父會稽山陰

縣卒也知儉不良上表云若用儉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時許之儉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受惡相攻互相誹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儉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姦並發父子俱

見車列表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郡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之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

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八月以軍師張悌傳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

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
慮草遂以者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
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涂中安東將
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
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
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
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
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
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
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

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
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
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
或斃喪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
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
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

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棄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

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廷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

丞相軍師張常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翽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翽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阪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

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憂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人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焉異同並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茲計立矣今蜀闇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俘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蓄衆力待來一

戰若勝之日江西自靖上方雖環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惔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城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惔惔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惔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莫韋叟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吳錄曰惔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惔至揚府榮病死艤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惔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三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惔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吳昏皓

惶憤從之

干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

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駭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

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
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
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
將至司馬卬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
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卬渾曰昔
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
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
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

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
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燮等奉所佩印綬委質
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

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帝卷交廣開拓共基欲祚之萬
世至孤未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
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表
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推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
悵于今無聊得陶潛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
不足非城不固兵將皆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
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
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願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
乎公其勗勗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
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
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役有餘罪自惟空
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
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
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

其雍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難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勛休尚受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

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千三百一十三

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丹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由以皓致印綬於己

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

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

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

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

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游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燐燐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吳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黃並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相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

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
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旣廢
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
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
皆日日以異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
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
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
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
侈宜覆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

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壽萬物若乃淫
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殛之勦絕其祿奪其南面之尊如其
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賊不犯不順之戮漢高奮劍而無失
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醜歸而人神之所殞故也況昭罪爲
通寇虐過平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牽室荐社未足
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巽行天罰伐罪弔民
之義乎是以知惜憐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諸
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諧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密理
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旣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
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
氏失御蒯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
掃清宗祊蒸裡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縣起之師跨邑喀
闢之羣風驅能罷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効力然皆包
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
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擘
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

弘敞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敬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晉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蜀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調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龍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野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道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
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
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
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拱揖羣后虎臣毅
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銳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
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
駿獲於外閑明珠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
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輶輶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
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茲回肆嗟景
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
以謇謇蓋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
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黜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
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
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二輪雲梯之械
智伯靡敵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
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
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
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
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怨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大
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
惟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
番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
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濟周瑜之師卑
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
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
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昇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
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
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嫌如也爰及
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
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敢率遺憲勤民謹政循
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
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有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
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
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遷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
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薄渚襟
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江東下陸公以偏師
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
北闕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統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
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非吳豐深而六師駭夫太東
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俞乎向時之難而
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
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
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氓非無
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勦利之器易用
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男
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非庶與之共患安與
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
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變秀
無悲勞之思忝離無愆周之感矣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